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五十三)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五十三)

王先謙補注

國學叢書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補注〕周壽昌曰：目從軍爲官，先

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召駿馬監求使大宛。

〔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太僕。

而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續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監字爲令丞字誤也。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

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

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

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

〔補注〕王先慎曰：監上脫廢字。功臣世系表：義陽侯傳介子，以平樂廢監。

使誅樓蘭王斬首。侯是介子實監平樂廐。通鑑胡注謂平樂監監平樂觀。據誤文爲說。御覽二百一引有廐字。猶未脫也。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

懲艾。師古曰。艾讀曰父。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言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

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言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樓蘭國之譯人。

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徧往賜之。

王

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

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論。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

壯士二人從後刺之。

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言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

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補注〕何焯曰。光所遣也。故無異議。

上迺下詔曰。

樓蘭王安歸。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先謙案。通鑑考異從紀及本傳。

嘗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

師古曰。閒。爲匈奴之閒。爲候伺。〔補注〕齊召南曰。案

西域傳云。後數爲匈奴反間。注云。間。音居覓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間。當作爲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爲候伺上。亦當更有候字。官本注上間字作言爲作而。

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

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

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寶也。獻物大宛

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

甚逆天理。平樂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曰直報怨。

師古曰。論語載

漢使。又殺諸國使者。

孔子言曰。曰直報怨。曰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

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

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棣移也。移園之中有馬

廐也。釋文。唐棣移。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爲移。音

以支反。姚本改作移。先謙曰。事互詳蘇武匈奴傳。

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

〔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還時。僅拜爲中郎。或不久卽遷。

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

〔補注〕錢大昕曰。此傳與西域傳相同者幾二百言。

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

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本始二年。遣惠使

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目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呂救公主昆彌。

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呂惠爲校尉。

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呂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卽翕字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

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呂下三萬九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域傳作名王犂汗都尉千長騎。以下四萬級，而匈奴傳作

名王犂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

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呂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呂惠奉使

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呂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

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

責其王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

王師古曰置猶放補注宋祁曰注文放字下疑有也字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

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召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惠隨蘇武在

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出使時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作壯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補注何焯曰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案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閥但爲宏之從

祖居在山陰或可信也沈欽韓曰寰宇記都護門在會稽縣南二里卽鄭吉遺宅樂史以爲晉王薈傳譌師古曰彊曰彊

力而有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補注齊召南曰黎字應作犂傳寫誤耳先謙曰譯音無定字諸傳黎犂通作本不畫一非誤也至

宣帝時吉召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補注齊召南曰案西



城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譚欲降漢。師古曰。至疏勒爲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道亦然。譚音纏。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

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呂西

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

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

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兜訾城在廢庭州境。庭州城在火州北四百十里。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

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補注〕周壽昌曰。後遂稱都護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目罪絕者。

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呂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應劭曰投石呂石投入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

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目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劭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握地距目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言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補注〕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擊字疑作掣字王念孫曰左思吳都賦祖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云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擲亦投也廣雅擲投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擲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燕策擲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卽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云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傳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謂投石爲以石投入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先謙曰官本注二百步作三百步應劭是作應說是猶下言作有

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孟康曰弁手搏〔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呂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

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

〔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兗州府滋陽縣漢瑕丘縣宋大觀四年遷先聖諱改曰瑕縣尋又改爲滋陽明成化間易滋爲嶧故城在縣西二十五里

少好書博達善

屬文。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家貧，匄資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師古曰：匄，乞也。資，音吐得反。

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

〔補注〕錢大昭曰：太官屬少府。

主膳食，獻食丞，百官表所無。

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

葬喪。

師古曰：葬，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

〔補注〕宋祁曰：循，疑作脩。

勃選舉故不目實，坐削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本，月字在削下。

會薨，因賜諡。

曰繆侯。

師古曰：繆，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目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

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目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

破呼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謁，音起厲反。令，與零同。〔補注〕齊召南曰：案呼謁，匈奴傳作烏謁，沈欽韓曰：魏志注：魏略曰：呼得國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堅昆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或以爲此丁

令，卽匈奴北丁令，而此丁令在烏孫中，明有北丁令，西丁令也。呼謁卽呼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賈耽古今四夷述云：黠戛斯，古堅昆國。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引宋祁曰：謁字下當添音字。

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

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

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曰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補注〕先謙曰：官本制節作節制。今邳

支單于，鄉化未溘。〔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一也，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作醇，據顏注所見本，亦作醇，此溘字誤。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

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靡作縻是。今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

塞還，示捐弃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

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呂致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

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邳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補注〕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罪字疑作漢。必遁

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呂示朝者，禹復爭，呂

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曰爲可遣，上許焉。旣至，邳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呂女妻邳支，邳支亦呂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邳支，欲

倚其威，曰脅諸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

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歐。

作敵。

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曰：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郅支嘗破殺閼振攻。

破呼韓邪，又殺伊利月，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

賴，郅支水名。〔補注〕齊召南曰：案注稍誤。蓋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沈欽韓曰：通典一百九十三：康居國王亦在蘇薤城，卽都賴，聲同。案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蜜水西，曹國何國都那蜜水南，皆舊康居地，蓋那蜜水爲彼土大水，卽都賴水。先謙曰：官本注截上有解字。

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

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卽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闐聊，北史西域傳：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寰宇記：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謬也。粟特，溫那沙，皆闐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誤也。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

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

師古曰：死，尸也。〔補注〕先。

謙曰：死屍省文。廣川王傳：卽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都死謂都屍也。與此同。

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

入侍。

師古曰：故爲此言，曰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

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

〔補注〕先謙曰：胡注，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

之，如得此二國。

〔補注〕王念孫曰：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

北擊伊犁。

〔補注〕沈欽韓曰：魏略，伊犁國在康居北，寰宇記，康居與粟弋伊犁鄰接。

西取安

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自別於匈奴也。〔補注〕錢大昭曰：西

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置。服虔以爲去中國二萬里未詳。先謙曰：官本作三十六國。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

好戰伐，數取

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補注〕王念孫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

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勳造孔廟禮器碑，離散聖與字並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鯁，禹正謂此也。〔句〕形與離相似，因誤爲離。〔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句〕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補注〕先謙曰：蠻夷無強弩之守，所謂胡者全兵也。下文：郅支城中，以弓射外，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

〔補注〕先謙曰：蠻夷無強弩之守，所謂胡者全兵也。下文：郅支城中，以弓射外，人似亦有弩。下又云：胡兵弓弩不利，頗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

矣。師古曰：歐帥之令隨從也。〔補注〕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

先謙曰：官本正文歐作歐，注作驅。

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補注〕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曰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補注〕

〔補注〕

先謙曰：胡注此時已稱天子爲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破字。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

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

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曰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

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補注〕先謙曰：胡注別分也，揚威、白虎合騎三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

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

城東。文穎曰：闐音填。〔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有玉河，蓋卽闐池。又隋西域傳有抱怛國，通典引韋節西書記云：親

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案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根實。案

今書作抱闔。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奧鞬王。當卽抱闔。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

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

馬牛羊。皆給軍食。又捕得抱闔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

師古曰。勿抄掠。

閒呼其貴人屠墨。見

之。

師古曰。間謂密呼也。

諭呂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

牟。呂爲導。

〔補注〕先謙曰。通鑑貝作眞。

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

師古曰。母之弟。卽謂舅也。

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

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呂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

〔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自稱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

恐左右驚動。

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

師古曰。讓貴也。

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

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稱貴臣爲大人。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忘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



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

怨無目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補注〕何焯曰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郅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爲此語所給也。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

師古曰織讀曰幟音式志反。

數百人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

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

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師古曰薄追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

前戟弩爲後叩射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叩讀曰叩。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

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補注〕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目無所之。

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自計無所往而可。

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

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目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

于下騎。傳戰大內。

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補注〕周壽昌曰：傳戰大內，蓋傳呼大內諸人助戰。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邪？觀下走入大內，知顏注誤。夜

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

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穿，墜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重木城，中人也。胡注：中人，木城中人也是，以木城穿爲句誤。

時康居

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音胡臥反。〔補注〕先謙曰：康居兵來救者，與乘城招呼者應和也。

夜數犇營，不利，輒卻。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

師古曰：乘，逐也。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櫓，並入土

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

〔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爲軍候而假丞也。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呂畀得

者。師古曰：畀，予也。各呂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補注〕何焯曰：此云諸鹵獲以畀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殆丞相御史誣枉之。

凡斬閼氏太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

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

於是延

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

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